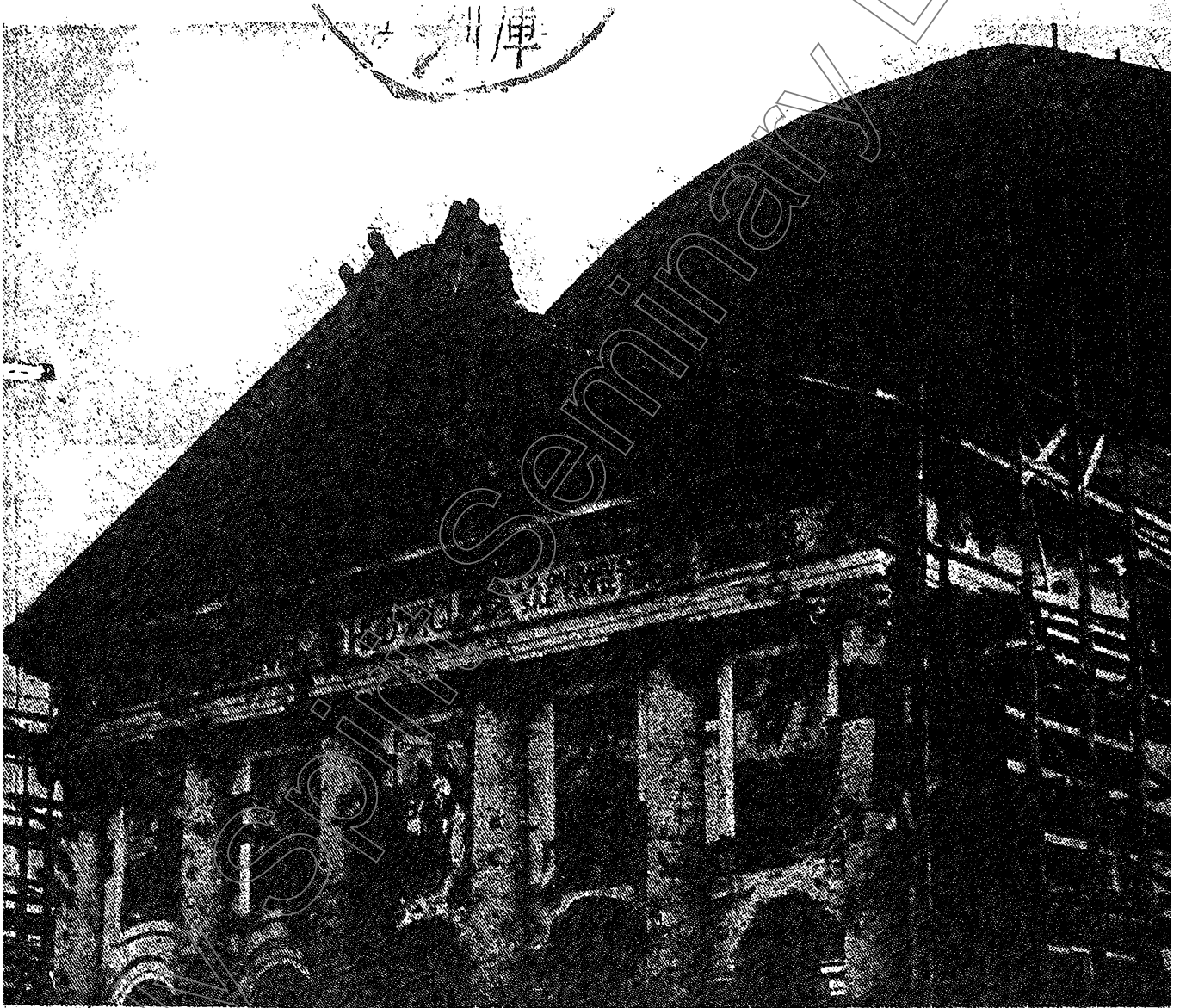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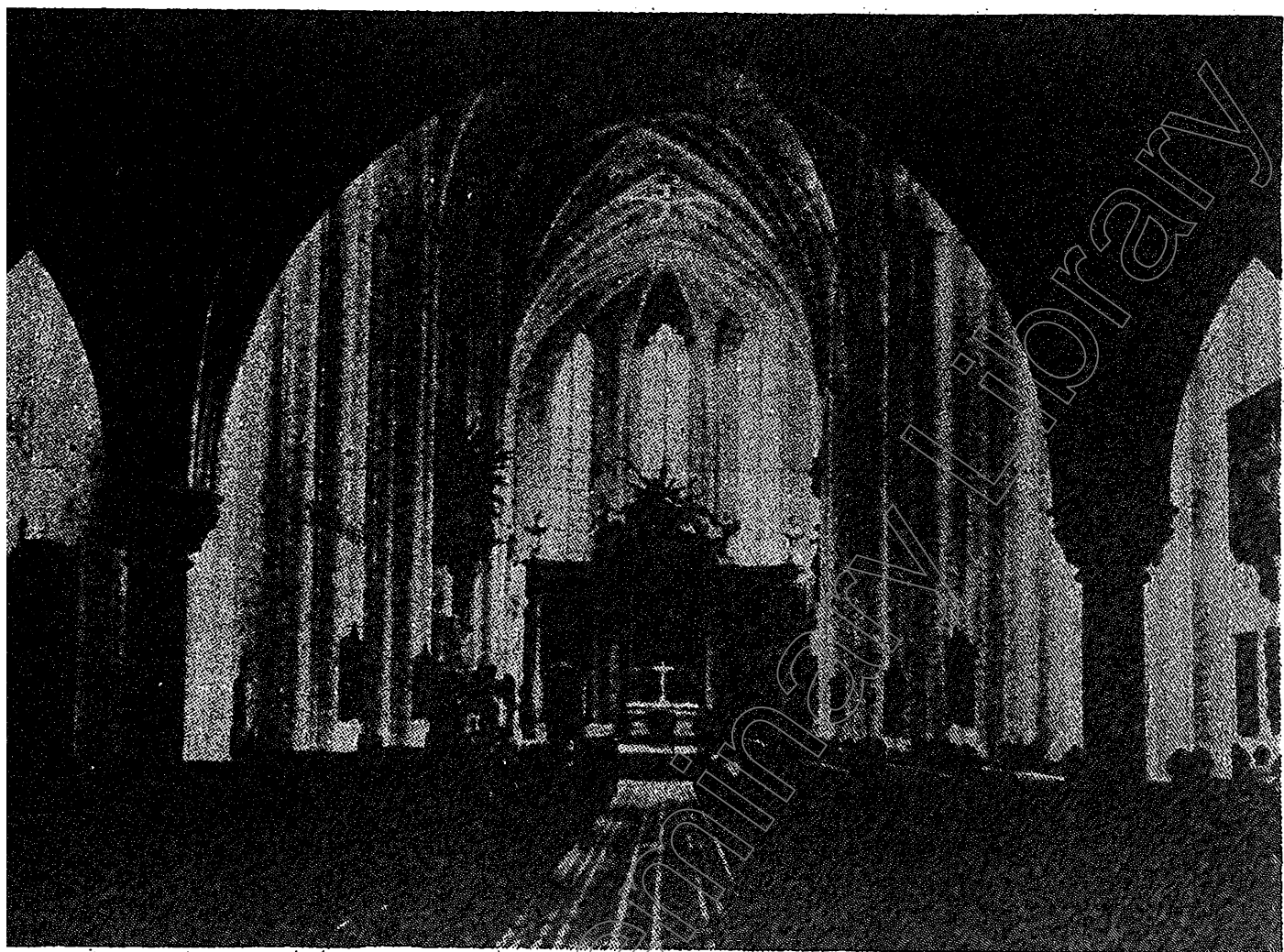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3

1958



德國柏林市的瑪利恩聖堂內景

封面：德國柏林市的聖海德威格主教座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協助修繕時攝）



1958年第3期(總第156期)目錄

半月談：堅決粉碎羅馬教廷利用祈禱為名 進行反動政治宣傳的陰謀.....	(2)
我們要不要黨的領導?	姚正一(4)
徹底粉碎右派分子利用有神無神為借口 反對共產黨領導的陰謀.....	楊鄰德(8)
駁天主教內右派的譏言.....	王學明(12)
只有站穩中國人民立場，中國天主教會 才能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	姜建文(14)
向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陰謀回擊!	(17)
從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出版的1958年度拉丁文日課年曆 (Ordo)的反動意向談起	李德培(18)
充滿了反動政治氣味的1958年“祈禱總附意”.....	柯林(20)
講道台：聖母獻耶穌於主堂的三樣祭獻.....	王多默(23)
貫徹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積極開展社會主義學習	
天津市社會主義學習獲得巨大勝利.....	(27)
成都市舉行教友代表會議.....	(29)
廈門市教友代表會議閉幕.....	(31)
福州市傳達會議勝利閉幕.....	(33)
河南信陽市社會主義學習勝利結束.....	(35)
南通專區召開天主教人士座談會.....	(35)
汕頭舉辦社會主義教育學習班.....	(36)
貴陽市神長教友開始社會主義學習.....	(38)
我的檢討.....	樊恆安(39)
金蘋果.....	(41)
教廷與美帝國主義相勾結支持蔣介石發動內戰.....	本刊資料室(43)

廣 揚 (半月刊)

1958年第3期(總第156期)
1958年2月1日出版

定價：每冊1角

訂 閱 價 目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	3個月 6期 0.60元
	愛國運動促進會	6個月 12期 1.20元
	(天津市新華區西寧道9號)	1年 24期 2.40元
印 刷 者	天津聯合印刷廠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天津市河北區復興道90號)	(國外及掛號另訂)

天津市郵局新聞稿件零寄整付登記許可證第40號

堅決粉碎羅馬教廷利用祈禱為名進行反動政治宣傳的陰謀

本刊上期发表了汉阳教区朱运广代理主教的“抗議和揭发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利用1958年的‘Ordo’傳播梵蒂岡的政治毒素”和长沙教区李毅神父的“这是什么祈禱附意”兩文，引起广大愛国神长教友的响应。羅馬教廷这一利用宗教形式达到反动政治目的的陰謀，象过去許多反动政治活动一样，遭到了中国愛国神长教友的迎头痛击。羅馬教廷利用祈禱宗会的每月“祈禱总附意”进行反动政治宣傳这一事实，进一步說明了羅馬教廷坚决与美帝国主义相勾結，反对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陣营以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的反动政治态度；更使我們認清了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本質，和它利用宗教达到反动政治目的的卑劣手段。

目前我国各地的神长教友，通过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傳達，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学习，其目的就在于提高政治覺悟，明辨大是大非，在兩条道路的問題上坚定自己的立場与态度。正在这个时期，羅馬教廷又向我們进行了一次反扑。这是对每个神长教友的一次新的考驗：是贊成教廷的这种做法呢，还是坚决反对教廷这样的做法呢？

在本期內，我們怀着崇敬的心情发表了上海教区張士琅代主教和贵阳教区邓汲謙代总主教对內容反动的“祈禱总附意”

采取措施的消息。張士琅代主教已下令廢止帶有反动政治意味的“祈禱总附意”的1958年Ordo；邓汲謙代主教命令全教区的神父們不得遵照这些“祈禱总附意”祈禱；并宣布了为祖国建設、世界和平以及圣教广揚而祈禱的正确意向。兩位代主教对羅馬教廷这一反动措施所持的严正的态度代表了广大爱国神长教友应有的立場。这一爱国爱教的正义行动必然会得到全国神长教友的热烈拥护。从这里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今天中国的神长教友是不可侮的，羅馬教廷的任何政治阴谋，都將在我們面前原形毕露，彻底破产。

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严正地指出，对于教廷利用任何宗教名义进行的反动政治活动，我們要坚决地反对。羅馬教廷一貫进行的敌視中国人民的政治活动，最慣于使用的手段是涂上了一层宗教的保护色。对这一点，我們早有認識，如教廷會命令我們以精神和体力来反抗人民政府，甚致“流血致命”，不也是以保护“信德”为借口嗎？教廷所規定的今年3月份的“祈禱总意”——“为教宗的公共意向和特殊意向祈禱”，看来似乎是純宗教性的；但在实际上，教宗的“意向”是什么呢？那就是“为在福摩薩（台灣）的教会祈禱”（12月份“祈禱附意”）；是“求使人类觉察和厌弃馬克思主义的敗坏和危險”（8月份的“祈禱总意”）；是“求使中国人的宗教本質，不为无神唯物論所敗坏”（2月份“祈禱附意”）……这是什么“意向”？这是否認台灣为中国的領土，是挑撥中国神长教友反对共产党的領導的政治企图，这其中毫无宗教气味。我們在这里正告羅馬教廷：台灣是中国的神圣領土的一部分，中国神长教友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領導，任何的詭計都是永远也不能得逞的。

事实說明羅馬教廷对中国神长教友的这一次的政治挑衅，根本不是什么宗教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我們全国爱国的神长教友，必須擦亮眼睛，站稳立場，彻底揭穿羅馬教廷的任何形式的政治阴谋，坚决給予沉痛的打击。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阴谋，必然要遭到可恥的失敗。

我們要不要黨的領導？

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中指出：“我們的信仰和宗教生活受到人民政府的切实保护和尊重。因此，我們从爱祖国爱教会的良知出发，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仍有人說：“社会主义能拥护，但不能拥护共产党的領導，因为党是无神論者。”那末，究竟我們要不要共产党的領導？换言之，共产党能不能領導宗教？如何領導宗教？对这一問題我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見，不正确处，希讀者批評指正。

只有共產黨的領導，才能 走社會主義道路

首先我們应当清楚地認識到，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的主張，只有共产党領導，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建設社会主义社会。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为了給社会主义制度鋪平道路，几十年来就抛头颅，洒鮮血，牺牲了无数的革命先烈，才創造出今天偉大的事业。全国人民

大同教区神父 姚 正 一

几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过着幸福美滿的生活，而中国呢，也由一个貧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了独立、自由、富强、統一的新中国了。六亿人民都像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护着党，坚决地拥护着党的領導。他們在党的领导下，日以繼夜地，以忘我的劳动热情，为了自己同下一代的更大幸福，为了祖国社会主义的美景劳动着。中国天主教友与全国人民一样地生活在幸福的土地上，享受着同样的权利和共产党給帶來的胜利果实。中国天主教友是六亿人民的一部份，与六亿人民是休戚相关、命运相連的。我們除却多了一层信仰关系外，除却多了一种升天堂救灵魂的願望外，除了与共产党的宇宙觀不同外，再无一絲特殊。我們也應該而且事实上也在日夜希望着祖国的富强独立，生活的幸福美滿，我們不是为了失掉伊甸園的幸福生活而伤怀么？我們不是在不断地以“今日与我我日用糧”的禱声，呼求天主賜予我們美滿的生活么？那

末，既然共产党领导我们走向幸福，又有什么理由不拥护他的领导呢？

共产党不信神，但不干涉人们的信仰

或曰：“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是的，共产党确实是无神论者，是绝对不信神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是：共产党是历史唯物论者，换言之，是对一切事物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来处理的，因此对宗教的处理是根据历史的客观条件，照顾人民的需要的。因而它虽是无神论者，却并不反对我们信神，它尊重我们的信仰，照顾我们的宗教生活，已经是几年来每个教友亲身体会到的事实；在宇宙观这一问题上，是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与我们互相尊重和平相处的。如果有人硬要把宣传唯物主义说成是消灭宗教的措施，那末，其他宗教难道不是与我们的教义教规不相同甚而反对着么？我们能不能把宣传其他任何宗教都说成是消灭天主教的措施呢？如果这样，这岂不是形成了意识形态上的专制了么？这岂不是形成了只许我们街头放火，不许别人家内点灯的

局面了么？所以只要是善良的中国天主教友，而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或者甘于充当帝国主义帮凶的败类，甘于出卖祖国利益，民族存亡的反革命，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上，就不能不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从宗教的本身利益来说，中国天主教友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上也不能不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尤其近百年来，传教自由随着不平等条约踏入中国的领土后，扩展基督神国的神圣事业，变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措施之一。外籍传教士披着基督使者的外衣，充当帝国主义的先锋队。这就不难理解在清朝时代的47件重大教案中，牵涉天主教的就有39件之多，甚至连曾经借助外国势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汉奸曾国藩都有些看不过眼。他在同治九年（1870）上了一道奏折，内中就有这样的一段：

“自中外通商以来，各国皆相安无事，唯法国以传教一节，屡滋事端。即各教流弊，如佛、道、回等教，民间皆安之若素，虽西人之耶稣教亦未尝多事，唯天主一教，屡滋事端。非偏有爱憎也，良由法人之天主教但求从教之众多，

不問教民之善否。其收人也太濫，故从教者良民甚少，莠民甚多。詞訟之无理者，教民則抗不遵断；賦役之应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凡教中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領事亦不問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爭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勢燄愈橫，平民憤郁愈甚。郁极必发，則聚众而群思一逞。”（“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六）

仅此教語，足見当时帝国主义分子仰仗其本国势力是何等地穷凶极惡，蠻橫无理了。同时也可以使我們理解到他們之所以来中国，究竟是为了什么。基督的神国如果仅靠这帮伪善的法利賽徒，还能有开扩的一日么？我們教中的爱国爱教之士，曾几次掀起了反帝高潮，但是由于当时国家处于半殖民地的状态，政府是腐敗无能，无人肯于支持我們，終归是失敗了。解放以后，我們在共产党的支持下驅逐了教会內的帝国主义分子，使中国教会从帝国主义分子的統治下解放出来，恢复了它的純洁面目。从此人民群众对我們有了諒解，开始尊重

了我們的信仰。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与支持，教会內的帝国主义分子不会放弃統治权，教会內的反革命分子也不会清洗出去，人民群众对我們不会信任，教会也永久不会有光明的前途。何况即使在驅逐了帝国主义分子之后，我們中間仍有些人还在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徘徊徬徨，犹疑不定，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仍然在头脑內不断作怪，致使对共产党总有点疑神疑鬼。然而党在不断地、耐心地教育我們，使我們既能愉快的过宗教生活，又能积极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那末，为什么不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呢？

黨在哪些方面來領導我們？

那末，党究竟如何领导我們呢？在哪些方面来领导我們呢？我認为，党对天主教的领导：①是政治性的，是在政策法令上的领导，特别是以宗教政策来领导宗教。这种领导是共产党以执政党的地位来贯彻宗教政策，絕不是像費特通訊社1957年7月13日破坏爱国会的電訊中所造謠誣蔑的那样，把党对宗教的领导說成是共产党在“統治”宗教。②党对宗教的领导是政府对社

会团体的领导，即是把宗教作为社会团体来看待，对它进行登记以便加以保护。③党在思想上也应该领导。这里所谓的“思想领导”，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将要领导我们的宇宙观，如同费特通讯社诬蔑的那样：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派和政府，他们主要的念头是把灵魂中连神的观念一起根除”；“把教会隶属于无神政府，其最终目的就是根绝教会”；而是帮助我们提高爱国主义思想、社会主义觉悟。在这方面，党是能够而且应该领导我们的，我们也应该服从党的领导。至于宇宙观一节，党是从来不干涉的。只要我们信，党就坚决保护我们信的权利。④党对教会的领导并不包括教会的事务，对教会的一般教务党是不加过问的。然而，有些事务是与地方治安有关，例如圣体游行等，或者是教会领导以行使教会职权为名达到政治目的（如借调动人事来打击爱国的神职人员）等，党就不能不过问，因为这些已超出了宗教活动的范围，是政治活动了。我们的宗教活动应该是合法的、公开的、正当的、正常的。所以一切非法的、秘密的、反常的宗教活动，都不能说成是纯宗教的活动。除上述几点

以外，我认为，党在纯信仰的事情上不能领导我们，如党不能给我们讲解教义，订立教规，制定礼仪。事实上，党也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

共产党没有利用宗教的必要和理由

有人认为，资产阶级利用宗教来卫护他们的阶级利益，同样共产党也在利用宗教来达到其政治目的。费特通讯社就这样诬蔑说：“在爱国的名词下有着与爱国两字毫不相干的目的”，“利用神圣的含义以遂其不良之目的”。事实上，我们知道，共产党之所以要领导宗教，其原因是由于宗教界人士也是六亿人民的一部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支力量。共产党之最终目的是在人间建立起幸福的乐园。只要一切为建设社会主义可以团结的力量，共产党就要竭力团结他们，正由于此，才要领导宗教，绝没有利用宗教的一点蛛丝马迹，因为共产党并不把宗教当做社会主义社会的事业，也不把它看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宗教本身并不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绝没有利用的必要与理由。（下转第16页）

徹底粉碎右派分子利用有神無神 爲借口反對共產黨領導的陰謀

南京教區石鼓路本堂 楊 鄰 德

過去一年是不平常的一年。在這一年裏面，我們國家除完成和超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勝利外，更在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進行了一次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目前，在全國範圍內六億人民已經取得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決定性勝利，我們天主教內的反右派鬥爭的情況亦復如此。

天主教內的右派分子和其他各界的右派分子除在本質上相同外，在其他方面也有許多類似之點。其他各界的右派分子利用共產黨整風機會猖狂進攻，而天主教內的右派分子也利用“鳴放”形式興風作浪，其猖狂程度較之其他各界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他各界的右派分子在向黨進攻時多以其所從事的專業爲保護色，而天主教內的右派分子則披上宗教外衣散布一系列反對共產黨領導的妄語和謠言。由此可見，這些右派分子雖然所披的外衣不同，但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

目的則是完全一致的。

天主教內的右派分子反對共產黨領導的鬼蜮伎倆，主要表現爲強調和誇大有神和無神的矛盾，並且將它人爲地駕于一切矛盾之上，作爲處理一切問題的出發點。他們叫囂說：“有神與無神的矛盾是一個根本矛盾，這個矛盾不解決，一切問題都無從談起”；“有神與無神永遠不能合作”；“無神不能領導有神”；“神職界如果說擁護共產黨領導，就等於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等等。這些荒謬言論，由於抹上一層宗教色彩，乍一聽來很容易使人們受其迷惑，誤認爲右派分子所以反黨反社會主義是從“愛教”出發的。其實，問題的真相完全不是這樣的。

大家都清楚，我們天主教界和共產黨人之間確實是存在着有神論和無神論的差別的，而這兩種對立的觀點也確實是不可以調和的。共產黨人從來也不諱言自己在宇宙觀上是一個無神論者，而我們天主教

界也决不願意放棄和改變自己的信仰。所以，右派分子就利用這一點作為其向党、向人民、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資本，他們滿以為打出這張王牌就可以使其立於不敗之地了。但是，只要我們把問題揭開來一看，右派分子的陰謀就完全破產了。

右派分子的荒謬言論之所以站不住腳，在於：

第一，所謂有神與無神的矛盾，乃是屬於哲學範疇的問題。它的存在，只是反映了人們對宇宙和人的起源以及世界有無最高主宰者等問題的認識上的不同見解。這種不同見解如同人們在其他哲學問題上的不同見解一樣，本是很平常的現象。只要持有不同見解的雙方不壓制對方的意見，不強迫對方放棄其原有的觀點，便可以絲毫不影響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團結與合作。建國九年來，我們國家由於實行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從而使每一個公民都能有充分自由來選擇自己的信仰，這樣，就為在宇宙觀問題上持有不同見解的雙方提供了互相團結與合作的良好條件。在我們國家里，無神論者無權干涉有神論者相信天主或其他神祇，而有

神論者也無權強迫無神論者成為宗教信徒。如果從國家的角度來說，我們的國家雖然以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來領導，但是國家並不強迫別人接受這種思想，更不是強迫宗教信徒相信馬列主義。所以，我國自建國以來持有不同宇宙觀的人們一直是團結與合作得很好的，我們宗教信徒的信仰是受到共產黨人及其他非宗教信仰者的尊重的。只要看一下我們天主教友同非宗教信仰者一起在共產黨領導下積極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無窮無盡的事例，便可以雄辯地說明，所謂有神與無神的矛盾，絕不能夠也絕不應該成為反對共產黨領導和拒絕同共產黨合作的理由。

第二，更有一點，是我們天主教界及其他宗教界所應該認識到的，便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擁護共產黨領導、和共產黨合作，完全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因為我們天主教的神長、教友，都是六億人民的一分子，除開在信仰上存在差別外，其他方面則全都是一樣的。特別是由於我們都具有熱愛祖國的傳統，都認識到只有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救中國，才能消滅剝削，消滅貧困，

給全国人民帶來幸福美滿的生活。所以，對於決定要否擁護共產黨領導這樣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就必須排除信仰不同而可能造成的偏見，警惕右派分子及一切社會主義敵人的挑撥離間，堅持從愛國、愛社會主義的政治原則出發，堅持從六億人民的利益出發。這個原則是絲毫也不能動搖的。肯定地說，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導，則我們的國家就不可能獨立，我們的國家就不可能富強，美好的社會主義前景就不可能變為現實。所以，為了六億人民，為了全國的三百万天主教友，為了我們自己的肉身的幸福和靈魂的得救，我們必須將右派分子的反黨謔言丟到垃圾箱去。我們認為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在共同保衛祖國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政治基礎上同共產黨人親密合作，完全與我們的宗教信仰無關，完全與有神、無神的問題無關。假使我們真象右派分子所期望的那樣，僅僅是因為在宇宙觀上的有神與無神的差別，而站到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立場上去，則不但對國家、人民犯罪，而且也違反聖教會“愛人如己”的教義和天主的誠命。

第三，儘管派右分子在所謂有

神與無神的問題上叫囂得那麼厲害，但是只要我們冷靜地回溯一下歷史，便不難看到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個新問題，也並不是只有我們天主教界和共產黨人之間所特有的問題，更不是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以後才出現的問題。據我國歷史記載，這種關於有神和無神的爭論，早在幾千年前就已經存在了，而且一直爭論到現在，今後也肯定還會長期地爭論下去。象我國古代的著名學者李耳、孔丘、王充、張橫渠等人的哲學思想中就已在不同程度上含有無神論的因素。南北朝時的學者范縝，還特別做了一篇“神滅論”的文章來宣傳其無神的觀點。

“梁書”“范縝傳”里面說：“神論出，朝野譁譁，子良（齊竟陵王名，篤信佛教，范縝曾在他手下做官）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後來連梁代的皇帝梁武帝都參加了辯論，發表了敕答臣下神滅論的文章。隨之王公朝貴六十三人皆答書擁護皇帝的難神滅論。此外，僧、俗知識分子法云、肖琛、曹思文等也寫了神不滅論、難神滅論、重難神滅論等許多論文。可見當時對這個問題的爭辯是何等劇烈了。如果按照右派分子的輯邏，有神、無神

双方在政治上必然是互相反对的，也就是说持有神論的天主教界一定要反对中国共产党，那末，以此类推，持神灭論的范縝也必然要在政治上反对梁武帝和肖琛这班人了。但是，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的，那场辯論的結果，并没有使范縝成为封建社会的乱臣和賊子，而他和肖琛之間，即使在爭辯过程中也还保持着很好的亲戚关系。肖在其所著难神灭論的文章中一开头就說：“內兄范子縝著神灭論，以明无佛，自謂辯摧众国，日服千人，予意犹有感焉。”从这种口气里就根本嗅不到半点仇恨的味儿。所以，右派分子的一派妄語和謾言，是見不得事实的。

最后，我們还必須將問題拉回到分清兩类不同性質的矛盾这个大前提上来分析一下。我認为在今天的状况下，一方面，由于我們的国家是人民自己的国家，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天主教会經過几年来的反帝爱国运动，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已被赶走，暗藏在教会內部的反革命分子也已基本肃清，因此，对于广大的爱国神长和教友来說，所謂有神与无神的矛盾已經完全属于人民內部矛盾的性質。当

然，我們也并不諱言，目前以及今后在这方面还可能发生一些問題，甚至在教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間还会存在一些矛盾，不看到这一点，也是不现实和不客观的。但是有一个原則必須肯定而且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上述这些問題或矛盾，都完全應該采取处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方法来进行解决。所以，这里面就根本牵涉不到要否拥护共产党领导以及能不能跟共产党合作的問題，因为后者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質的問題，兩者之間絲毫也不应混淆。一小撮右派分子所以要特別強調和誇大这一点来向共产党猖狂进攻，其目的也就是要欺騙群众將人民內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从而使矛盾的性質轉化。显然，这种陰謀是應該彻底粉碎的。必須明确：在我們爱国的天主教人士和共产党之間并不存在任何敌我矛盾，所以，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已經是不成問題的了。恰恰相反，我們和一小撮右派分子之間的矛盾却道道地地的是敌我矛盾的性質。右派分子的一切叫囂，只能代表他們一小撮資本主义走卒的夢囈。

(下轉第13頁)

駁天主教內右派的謬言

內蒙呼和浩特教區總主教王學明

我們宗教界在學習了毛主席“關於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演講，以及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等後，揭發和批判了集寧教區以王國興等為首的反動小集團等右派言行。我感到這次學習使

我們受了一次社會主義教育，提高了我們分辨大是大非的能力。我衷心感謝政府對我們內蒙古天主教界，特別是對神職人員的教育和幫助。

愛祖國是人民的天職，也是我們天主教友應守的誠命。我們熱愛

共產黨領導下的、走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新中國憲法明文規定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國家還保護正當的宗教信仰，問題還不清楚嗎？我們在“求同存異”的原則下，共同建設和保衛祖國，有什麼不可以，有什麼不公平呢？因此，集寧教區反動小集團王國興硬要說成“我們把無神論者看成仇敵，無神論者把我們看成仇敵”，這完全是出於仇視新中國而發出的謬論。

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是別的，就是要消滅階級、剝削和貧困，叫人類過着美滿幸福的生活，這完全符合教會的道理。我們每個教友神父，誰不希望這樣的生活，而且我們每天還在為這個祈禱。這說明社會主義和教會道理沒有衝突，而且是符合的。反過來說，資本主義道路，是人壓迫人、人剝削人，少數人享福，多數人受罪，倒是違反了天主的誠命和耶穌的博愛。擁護社會主義、保衛祖國、反對帝國主義是一致的，因為帝國主義是堅決反對社會主義的，我們為了熱愛社會主義的祖國，一定要反對帝國主義。

解放以來，我們一直沒把這個問題搞清，我們除了在當信當行的教義教規上，服從梵蒂岡之外，在

国家的政治上、經濟上必須和他們割断一切关系。梵蒂岡走的是帝国主义的道路，它决不能强迫我們走。我們虽然信了天主教，决不等于成了梵蒂岡的公民，决不能向梵蒂岡无条件的投降了。只有集宁教区反动小集团，才奴顏婢膝地对待梵蒂岡，丧失了中国人的立場，說什麼要作梵蒂岡的公民，要无条件服从梵蒂岡教宗等无耻辱国的謾言。梵蒂岡在政治上，一貫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所以，他們一切指示命令来到以后，我們必須細心考虑、分析研究，然后决定行止，这样才能和他們划清界限，这就是我們和梵蒂岡的关系。

我完全拥护、坚决执行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站稳爱国立場，团結一致，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設，

（上接第11頁）絲毫也不能代表我們广大的爱国神长和教友的意志。因此，我們必須站稳立場，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把天主教的反右派斗争深入一步，不获全胜，决

和保卫世界和平；羅馬教廷一切无理、非法的命令指示，应分清大是大非，主持正义，坚决反对、抗議执行；为了祖国的利益和教会的前途，中国天主教必須摆脱帝国主义帶給我們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人自办教会，如同其他独立自主的国家一样，实现真正的圣統制。

这次的学习，是我們內蒙古各教区最有历史意义、教育意义的一次学习，通过这次学习，把我們每个教友的思想都武装起来了，我們保證：决不讓第二个反动小集团产生在任何一个教区。我一定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各项工作中，帶动教友，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設贡献力量。为了更好的开展全內蒙古地区爱国爱教的工作，我們希望早日成立內蒙古天主教友爱国会。

不收兵。

（作者系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委員、江苏省天主教友爱国会付秘書长）

只有站穩中國人民立場，中國天主教會 才能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

• 美 建 文 •

中国天主教會獨立自主，這不僅是因為我們的祖國已經獨立自主，我們的天主教會也必須與之相適應，應當獨立自主，也就是說，我們中國天主教會應和其他獨立國家中的天主教一樣地獨立自主起來，外人（包括羅馬教廷）不得在政治上、經濟上來干涉我們，也不准在中國天主教的教務上任意來擺布我們；更應當明確的是，中國天主教會獨立自主，這是中國三百多萬神長、教友的天賦權利。

在聖教會創辦開始，宗徒們到那個地方去傳教，都要使那個地方的教會做到獨立自主，這是吾主耶穌的傳教、辦教精神。在今天，我們是要來充分地享受中國天主教會獨立自主的天賦權利，不是向誰乞求，更不是要誰恩賜。誰要阻礙我們享受這個權利，誰就是違背了耶

穌的聖意，就是別有用心。誰如侵犯了我們這應享有的獨立自辦教會的權利，我們就要堅決不答應，和他進行鬥爭。

我們的祖國已經是一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祖國的獨立，給中國的天主教會的獨立自主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第一，我們的國家，是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為保護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就不能容忍帝國主義、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形式來干涉破壞我國內政和危害人民信仰自由的權利；其次，全國各地開展了反帝愛國運動，肅清了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同時，經過反帝愛國運動，全國三百多萬神長、教友的政治覺悟提高了，劃清了是非界限，辨明了敵我，認清了政治和宗教的區別。而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勝利結

束，給全国三百多万神长、教友指出了爱国爱教的方向，明确了中国天主教会和羅馬教廷的关系。全国广大神长、教友都已初步地認識到羅馬教廷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敌視新中国的反动政治面目，从而認識到中国天主教会必須独立自主，不能再听教廷任意摆布。

中国天主教会的独立自主，虽然已有了这些有利的条件，但尚不能說是前途就一帆风顺了。最重要的是，我們中国的神长、教友必須坚定不移地站稳中国人民立場来对待一切問題，尤其是对待羅馬教廷利用宗教形式为达到它的反动政治目的而进行的一系列的阴谋。不这样就不可能实现中国天主教会的独立自主，不可能摆脱中国天主教会的殖民地状态。

有人認為，为实现中国天主教会的独立自主，我們先要搞好教会，在人力物力上准备成熟了，独立自主的教会是会实现的。我認為，現在正是时候，不能等待。我們已有了不少德才兼备爱国爱教的神职人員，我們有独立自办教会所需要的物質基础和經濟来源。而更重要的是，我們正面临着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羅馬教廷正千方百

計地企圖利用宗教形式达到它的反动政治目的，我們还能等待嗎？

上海教区，在反革命集团的罪魁顧品梅被依法逮捕后，依照法典規定，为了上海教区的利益，为了上海教区十多万教友的灵魂，选出合法的張士琅代理主教领导管理上海教务，这不是为了办好教会嗎？而羅馬教廷竟无理地予以否認。从这个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教廷为了达到反共、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阴谋，不惜牺牲上海教区的十多万教友的灵魂；教廷对新中国的仇視，是远远超过了它对中国天主教会的关心的。显而易见，不是上海教区人力物力不具备，不够独立自主的条件，而正是教廷在进行政治阴谋。它要使我国天主教仍处于被它任意摆布的殖民地状态。

要实现中国天主教会的独立自主，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到教廷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敌視新中国的反动政治立場。所以要这样，是因为我們必須充分估計到，教廷一定会想尽各种方法来反对我們独立自主的。它所以要反对我們独立自主，并不是由于什么宗教上的原因，而正是由于它的政治立場。

我們中国天主教友，是中国人民的一分子。虽然我們和教廷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但我們的政治立場和教廷的政治立場是兩個根本对立的政治立場。我們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教廷走的反社会主义的資本主义道路。因此我們必須从政治立場上来考虑教会独立自主的問題。

我們要实行中国天主教会的独立自主，是要教廷尊重中国主权，尊重我們中国天主教会在宗教上应享有的权利，不得任意干涉我們中国天主教的教务。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們才能够坚决站在中国人民立場上，在不損害祖国主权和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同教廷建立純宗教

关系。这是我們应有的政治立場，同时也不違反任何一条教义教規。

我們不但要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教廷彻底割断联系，同时也不許教廷来利用宗教职权，通过宗教形式，来进行反共、敌視新中国、打击我国爱国神长教友的反动政治活动。这就要求我們教会必須改变过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不这样，我們的反帝爱国运动就不可能进一步地展开，我們就不可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設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作者系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委員，郑州市天主教友爱国会主任）

（上接第7頁）

我們生而为中国人，人民在建設社会主义社会上，是應該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貢獻所有的力量的。这既不妨碍我們的宗教信仰，又无碍于宗教生活；那么，有什么理由來說“不能拥护共产党的領導”呢？

如上所說，中国天主教友應該認識到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历史上最賢明、勤政爱民的政党。几年来摆

在我們眼前的丰功偉績，足使稍有天良的人就不能不热爱共产党，不能不拥护党的領導。虽然党的宇宙觀与我們完全不同，但是我們有着共同团結的政治基础。在“爱国一家”的原則下，我們的信仰受到了宗教政策的保护与尊重，所以，我們要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領導，緊密地团結在党的周圍，同全国人民一道，永远跟着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迈进。

向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陰謀回擊！

貴陽鄧代主教下令不准進行“祈禱總附意”
上海張士琅代主教下令廢止帶有毒素的 Ordo
土山灣全體職工揭發反動分子袁思德的陰謀

1958年1月6日，貴陽教區鄧汲謙代理總主教向所屬神父們發出命令說：“我以主教的職責，嚴格命令你們：（1）對1958年占禮表上所附的祈禱總附意一律不准遵照；（2）用墨筆將那些條一概塗銷；（3）不准向教友宣傳；（4）1958年的祈禱總意我另定為：①為世界和平祈禱；②為我國第二個五年計劃的順利推進祈禱；③為聖教廣揚祈禱……”

另訊：上海教區張士琅代主教，已向全教區發出命令，廢止由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行的1958年 Ordo。命令全文如下：

“未經本代主教准行的1958年拉丁文日課年曆（Ordo）發現有今年祈禱總意及附意中的反對我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不利於我中國聖教會的政治內容，特予廢止，重新印行。

“上海教區代主教 張”

又，上海公私合營土山灣印刷廠全體職工100余人在1月16日集會。會議就1958年拉丁文日課年曆問題發表嚴正聲明，聲明中說：“1956年公私合營之後，我們的廠，已成為國家印刷事業的一部分，但是為了照顧教會的需要，凡教會的宗教用書和經本等，仍照常承印。而上海教會的反動分子袁思德（神父）竟然利用宗教信仰自由和政府對教會的照顧，利用編寫拉

丁年历的机会，鑽了我們工人不識拉丁文的空子，把梵蒂岡假借宗教名义，进行政治破坏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祈禱总附意’插在里面。……在全国天主教神职人員和教徒坚决割断同梵蒂岡政治上經濟上关系的时候，这种行为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计划的严重政治破坏行为。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憤怒！我們土山灣工人，本着我們工人階級的立場，一定要向这些破坏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彻查这个阴谋，并与他們划清敌我的界限。”声明最后說：“現在正式的經上海教区领导批准的彻底清除了梵蒂岡反动‘祈禱总附意’的1958年拉丁日課年历已在排印，我們保證赶快印好，以便各地神职人員能早日調換和使用。”

從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出版的1958年度拉丁文日課年歷(Ordo)的反動意向談起

• 李 德 培 •

什么是祈禱？按聖師們的解釋，廣泛地說，虔誠舉心向主；用狹義來講，向天主求適可的恩惠，就是祈禱。因為天主的本體就是美好，天主所有的也只是美好，故我們所求于主的，也只就是靈魂和肉身的好處。神職人員念日課經，或公念，或私念，都有公共祈禱的力量，是最悅主心，為得神恩聖寵是比較更有效的方法。彌撒聖祭，因

為是祭獻天主的大禮，它的祈禱的價值，更是至高至大的。為此，神職人員念日課或舉行彌撒聖祭時，該如何地潔淨自己的身軀，端正自己的思想，肅穆謹慎地向天主求身靈需要的好處。肉身的好處，首先需要一個獨立富強的祖國。我們的新中國，自解放以來，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英明的領導下，短短幾年的工夫，在政治、經濟以及諸般建

設上，都獲得了空前輝煌的成就；社會道德日益提高；人民生活日益改善。我們社會主義社會幸福的美景，近在目前。靈魂方面的好處，就是求得聖教廣揚，在世修德立功，死後靈魂升天。中國天主教友，通過去年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大家一致要擁護共產黨的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提高警惕，徹底肅清教內一切反革命分子；與羅馬教廷斷絕政治、經濟上的關係；獨立自主地自辦中國天主教會。在這樣美好的情況下，我們除了同全國人民一起歡欣鼓舞地祝禱祖國富強和社會主義社會早日來臨外，當虔求天主教會在中國日益廣揚，每人在現世享盡應享的世福後，升天享受永恆的天堂。這就是我們念經祈禱的應求的恩惠，這也就是神職人員在念日課、行彌撒祭禮時應有的正確意向。但是，不睜眼的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在它出版的1958年度拉丁文日課曆中，每一月的首頁上都介紹了祈禱宗會的祈禱總意和附意，這些祈禱總附意明顯地或含沙射影地都有它反動的目標，企圖利用神職人員念日課作彌撒的機會，灌輸反動的意向，以期在無形

中把全國神職人員領入反蘇、反共、反人民的泥淖里。總起來說，它的反動目的可歸納為三項：（1）反共產黨；（2）反社會主義；（3）分裂中國。但是，我全國天主教神職界，因經過長時間的學習，鍛鍊了思想，提高了政治水平，增進了政治嗅覺，任何反動謬論蒙蔽不了我們，欺騙不了我們。（1）通過社會主義學習及反右派的鬥爭，我們深深地体会到，共產黨是領導人民進入幸福社會的黨，人民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好政府。肯定地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共產黨雖然不信神，但它制訂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但許可人民信仰宗教，而且保護、支持宗教。故此，我們堅決擁護共產黨的領導。（2）社會主義道路是全國人民應走的唯一道路，唯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才能很快地建設新中國；唯有社會主義的制度，才能消滅罪惡、貧窮，消滅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罪惡根源，這非常有利於我們榮主教靈。因而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錯誤思想和行動，對祖國有害，對教會也是有害的。我全國神職界一定要領導全國300萬教友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3）台灣是我們中

国不可分割的領土，台灣的教會也是我們中國自辦教會的一部分；任何分裂中國領土、製造“兩個中國”的說法和陰謀，我們都要反對。我們有決心也有信心趕走無理侵占我國台灣的美帝國主義，消滅蔣介石賣國集團，收回我們的神聖領土台灣。

羅馬教廷站在資本主義立場，追隨美帝國主義，一貫地反對社會主義，敵視新中國，並且層出不窮地利用宗教形式達到它政治目的，

干涉中國的內政，破壞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而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竟作羅馬教廷反動政治宣傳的傳話筒，用祈禱總附意的方式來煽惑我們，這是全國天主教神職界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我建議全國神長採取一致行動，不使用這本夾帶了政治私貨的“Ordo”，我也完全同意同擁護上海張代主教關於廢止反動的拉丁文日課年曆（Ordo）、重新印行的措施，作為我們向羅馬教廷的抗議。

充滿了反動政治氣味的1958年

“祈禱總附意”

· 柯 林 ·

在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出版的1958年的“Ordo”（司鐸日課）上的每月“祈禱總附意”（*Intentiones Apostolatus Orationis*）中，充滿了濃重的反動政治氣味。這24條（每月兩條）“祈禱總附意”，絕大多數是明目張膽的反動政治宣傳。這些“祈禱總附意”再一次地暴露了羅馬教廷利用宗教形式為掩護來進行反動的政治活動的反動政

治面目。

這些“祈禱總附意”不但是針對着共產黨進行了破壞性的宣傳，同時也是針對着一總的擁護和平、反對戰爭的國家和人民，針對着反對殖民主義的亞非國家和人民，進行了居心險惡的造謠中傷、挑撥離間。其目的無非是要在“天主”和“教會”的美名下，為帝國主義者和戰爭挑撥者効勞。

“祈禱总附意”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破坏，已如汉阳教区朱运产代主教和长沙教区李毅神父所指出（詳見上期本刊），一方面是誣蔑新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2月份的“祈禱附意”是：“求使中国人的宗教本質，不为无神唯物論所敗坏”），另一方面是与美帝国主义者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要人們在12月份中“为在福摩薩島（台湾）的教会祈禱”。除此以外，我們不能不指出，11月份的“祈禱总意”的“求使一天比一天更坚决地培养世俗的（教友的）傳教精神”，正如我国解放前后教内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等組織反动組織“圣母軍”时借口“协助神父傳教”一样，是一种破坏新中国、破坏政府的宗教政策、挑撥教友与政府間的团結的阴谋。羅馬教廷提出培养“世俗的（教友的）傳教精神”，其居心是誣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里，已經是“教难时期”了，神职人員是“沒有傳教的自由”了。因此它要人們都为此而祈禱，并“求使人类覺察和厌弃馬克思主义的敗坏和危險”（8月份“祈禱总意”），“求使教友不要沾染違反个人地位洁德的世俗邪說”（7月份“祈禱总

意”）；……它以此煽动广大教友起来反对共产党！

教廷的这种作法，并不能理解为从反对馬克思主义的无神論出发，不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的，我們举出3月份的“祈禱附意”便充分地說明了这个问题。3月的“祈禱附意”是：“求使把对天主的信仰作为印度尼西亚建国的基础。”印度尼西亚总該不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了，没有什么“馬克思主义的敗坏和危險”了，再进一步說，印度尼西亚是以宗教信仰为建国綱領之一的；但是羅馬教廷对它还是念念不忘。这是为什么？难道不是因为印度尼西亚，在苏加諾总统的领导之下，执行了和平外交政策，不作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工具，并向长期侵略压迫印度尼西亚的人民的荷蘭帝国主义者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难道不是因为印度尼西亚与新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苏加諾总统訪問了中国、苏联和許多社会主义国家？这不很明显地說明是完全出于政治企图，而不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嗎？

不仅对印度尼西亚是如此，对其他与社会主义世界表现了和平友好的願望的国家，羅馬教廷都尽力

破坏。仅就这些“祈禱总附意”所提到的，在亚洲的还有印度和錫蘭。在国际生活中，印度一直主張和平共处，反对战争；在国内，印度人民也在从事祖国的建設，以改善自己的生活。錫蘭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参加了一些旨在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国际會議。因此，教廷在4月份和5月份的“祈禱附意”中便假惺惺地表示对印度和錫蘭的“关心”，这是有其政治企图的。

在过去的一段时期中，非洲人民的反帝斗争节节胜利。埃及收回了苏彝士运河的管理权，加納获得了独立，其他阿拉伯国家，如叙利亞等，也都投入了火热的斗争中。在这时，教廷提出了“求使正义及和平在阿拉伯国家中压倒一切”（6月份“祈禱附意”）的祈禱意向。当然，正义及和平是阿拉伯人民所最需要的，也是他們今天斗争的目标；但是，从教廷一贯所奉行的政治路綫来看，其口中的“正义及和平”是另有解釋的，那就是“艾森豪威尔主义”之类的东西，与这几个字的应有意义毫无任何共同之处。这就如同它所謂的“求使在非洲大城中的穷人們的生活和居住

問題应以真正公教的原則来解决”（7月份“祈禱附意”）中的“真正公教的原則”，所代表的不过是维护殖民主义利益的“原則”；它所說的“求使真正公教生活在尼日利亞（非洲英国殖民地——引者）兴盛起来”（8月份“祈禱附意”）中的“真正公教生活”，不过是殖民主义的代名詞。我們已經認清了羅馬教廷的反动本質，当然就不难理解其在宗教言詞后面所掩盖的是什么，也就不会受其迷惑。

教廷还要人們“为教宗的公共意向和特殊意向祈禱”（3月份“祈禱总意”）。感謝天主賞給了我們以明悟，賞給了我們以明辨是非的能力，使我們看清了教宗的“公共意向”和“特殊意向”都不过是些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私貨；因此，我們不能按这些“意向”来祈禱，因为这样的祈禱必不能中悅天主的圣心，而只能給我們帶來罪惡与懲罰

☆

☆

☆

☆

聖母獻耶穌於主堂的三樣祭獻



講道台

天津西開總堂神父

王多默

按照梅瑟定的法律，如德亞的婦女产后，就为不洁。生男孩須隱居40天，生女孩須隱居80天，期滿到聖殿中去行取洁礼。沒有重要而合理的緣故，絕對不可遲延。距聖殿遙遠的，自己亲去困难，也可以託旁人代替自己到聖殿去獻取洁礼所當獻的物品。聖殿中舉行取洁礼，由司祭執行。司祭从依拉爾院中出來，向着一个个順序來到依拉爾院的門外台阶上取洁的婦女洒聖水，并念誦取洁經文，為她們取洁。來取洁的婦女們同時須獻上為取洁應獻的物品，所獻的物品斟酌貧富情況有所不同：富者應獻一只一歲的羊羔為燔祭，一只雛鴿或一只斑鳩為贖罪祭；窮者應獻兩只雛鴿或兩只斑鳩，一只為燔祭，一只為贖罪祭。聖母獻了貧者所獻的物品。

天主的法律上記載着，凡依拉爾民的長子，都當獻身于天主，為將來長大成人做家主時，好代表自

己的家，給天主獻祭，并管理祭獻天主的一切礼节。但自从依拉爾民出埃及后，天主特選了肋未達族中的男子，代替一般長子，盡獻祭及奉事天主行礼节的义务。从此凡是司祭与副司祭，都是由肋未達族的男子担任了。虽然一般長子出生后，仍按定律献身于天主，而为父母的却當以六兩銀子贖回來。在聖母行取洁礼的那天，耶穌也被獻天主了，同時按例也用銀子贖回了家來。至論童貞聖母，虽然因聖神庇蔭懷孕生聖子耶穌，到底仍然玉洁冰清，絲毫不損壞童貞，故不在這範圍內，可以不守取洁的規條；對第二條命令也无严分遵守，因为瑪利亞所生的兒子就是天主第二位聖子，与聖父同體、同尊、同永遠，是立定法律的。虽然如此，聖母仍然奉行取洁之礼，為悅樂天主，為應驗先知的預言。

耶穌奉獻自己於聖父

聖若瑟和聖母瑪利亞，抱着小耶穌，遵照梅瑟所定的法律，獻耶穌于天主。但从本質上來看，都是吾主耶穌亲身獻自己于天主聖父。因為自耶穌取了人性降到人間後，將古教祭獻羔羊的燔祭捨掉，使自己的聖子降生成人，替世人做補贖，賠償自己因世人的罪惡所受的無限凌辱，將世人從罪惡、地獄深淵中拯救出來，恢復原祖亞當厄娃所失掉的寵愛的地位，以能繼承天堂上的產業。在獻堂礼仪中，耶穌自獻于聖父，作祭品，開始舉行十字架上的祭獻。

聖伯爾納多說：“吾主耶穌在世時，兩次正式親獻自己于聖父，一次在獻堂的時候，一次在加爾瓦略山被釘死的時候。這兩次祭獻都是甘心情願的、有效的、奇妙的。一次是朝祭，是在入世之初奉獻的；一次是晚祭，是在臨死的時候奉獻的。”

耶穌在聖母及聖西默盎的手臂中，心靈里充滿着熱愛與欣慰。見到自己獻身于聖父的這個純潔的聖善的祭獻，償還了聖父所受的凌辱，救世人于罪惡，施仁慈于人

類。耶穌的祭獻自己于聖父的效力這樣大，因為他是最悅乐于聖父的愛子。當耶穌在若爾當河從若汗手中受洗，顯聖容于宗徒們的時候，天主聖父用同的話來宣布說：“這是我的愛子，中悅我心的。你們應听从祂。”既是天主聖父的愛子自做獻祭者，自做祭品了，古教的羔羊燔祭，作為耶穌的預像的燔祭，是應廢棄的了。耶穌的聖祭，并不以在獻堂與十字架上兩次祭獻就滿足心願了，且建立了聖體聖事、彌撒大祭，每天重行加爾瓦略山的大祭，以中悅聖父，以贖人罪。今天的獻堂占禮，為紀念當初耶穌自獻于聖父。我們應在彌撒中伴同耶穌一起將自己獻于天主，使天主更加喜悅，更受光榮。

聖母奉獻自己的名譽

瑪利亞自天神加俾額爾報給祂，天主選她為耶穌的母亲，聖母以“主之婢女在茲，希惟至誠成于我，如爾之言”答复了天神加俾額爾。這兩句簡單的言辭已証實了聖母的謙德。聖母的童貞，在懷孕耶穌、生產耶穌當時及生產以後，絲毫沒受沾染與損傷。在生耶穌以後，本用不着行取潔之禮；但聖母為發

显自己的儉朴謙遜，也恭行了取活及献子于圣殿之礼。她的謙遜实令人惊奇讚叹。因为她虽是贞洁无瑕，虽位尊为天主的母亲，远超出天神圣人之上；但是仍然要别人看自己与平常妇女一般无二。圣母将自己的名誉寄託在天主面前，奉献给天主，这是多么悦乐天主的事呀！

圣基所說：“謙遜是祭献中最大的祭献，超过如德亞人所献的一总的牛羊祭献。这有如圣奥司定認罪祭献一样。但是圣奥司定是出于痛悔真心，瑪利亞謙遜的祭献是出于无玷之心，比着太阳还要瑩洁，比着天神还要干净，却不嫌在人面前看一个平常人一样。世上甘心奉献自己的名誉做祭献的，真是不多。”可惜有一些人，他們自己称为忠心孝爱圣母的儿女，其实他們是驕傲絕頂，在人面前貶斥、詆毀别人，夸耀自己，竟然在真理面前不肯低头。口中号称热心，行为却置天主的誠命于不顧。假善人們！你們捫心自問一下：你們的言行不一致，还胆敢称为忠心孝爱圣母的儿女？这是对圣母多么大的侮辱！希望你们以圣母的真实的謙德来充实自己，去掉自己的伪装，同真心孝爱圣母的子女們一起，走真理的光

明大道吧！

聖西默盎奉獻自己的生命

救世主耶穌初次到圣殿时，圣神引导了兩位大圣德的人，来慶祝讚頌耶穌：一位是圣西默盎，一位是女先知亞納。聖經上記載：“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默盎。他是个义人，也是敬長天主的人，向来盼望依拉尔的安慰——默西亞来到。圣神在他心中，他得了圣神的默启，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得看見主的基利斯督。他蒙圣神的感动，进了圣殿，正在嬰孩耶穌父母抱着他进来的时候，为按着习惯定的法律，給他行礼。”圣西默盎蒙了圣神的默启，認識到耶穌就是天主預許的默西亞，立刻来到圣母面前，問过安后，便笑容满面地凝視那可爱的嬰孩耶穌；同时請求圣母允許他亲手抱一抱耶穌。圣母也就含笑地允許了。西默盎伸出恭敬、热爱的双手，接嬰兒耶穌抱在怀中，讚美天主說：“主！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話，釋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世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了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預备的，照亮了万国的光輝，并你的百姓依拉尔之榮耀。”这讚美天主

的頌詞充分地表明聖西默盎的無遺的奉獻。他親眼看到耶穌，滿獲所望，再不希冀其他，只求天主賞他平安死去，以享身后的永福。年老的西默盎做這樣的奉獻。我們現在不但親眼見到在聖體聖事內的耶穌，却每天能領耶穌到我們的心中，我們比西默盎擁抱耶穌，福氣更大，與耶穌更近。我們有西默盎那種愛主的热誠嗎？固然象西默盎那樣的奉獻是屬於天主的特恩，但是天主向我們要的最低限度的奉獻，按着自己的崗位做好自己的工

作，守好天主的誠命，不做真理的敵人，完全做得盡善盡美了嗎？不然吧！在我們當中，竟有人還在執迷不悟，任意破壞真理，背着良心做事，還說什麼“良心純正”，真是恬不知恥的歹徒。

最後，我們該把獻堂占禮的教訓牢記于心。每天早晨同吾主耶穌一起，把自己并自己應做的事情，都獻給天主。以耶穌為前導，以聖母為中保，以聖西默盎為榜樣，善度自己的一生，獲得身后的永福。

在農業勞動戰綫上的濟南教友 獲得模範稱號並得到獎勵

濟南市東郊全福鄉友誼農業生產合作社，響應政府興修水利、改良土壤、大量積肥的號召，全社各隊掀起了空前勞動競賽的高潮。洪家樓的教友屬於該社的第四、五、六隊，他們在隊長趙連營王傳忠的積極帶動下，超額和提前完成了生產指標。據去年年底統計，在興修和發展水利方面，除各隊集體修了水庫一座外，先後打了12眼井；在積肥方面，新建了廁所5所，積肥200多方。由於社員們的積極勞動成績，已基本上把80多亩旱田變成了水澆田，這樣給今年小麥以及今後高產丰收打下了有利的基礎。社員們一致表示，要以積極忘我的勞動，爭取1958年的小麥大丰收，並保證超額完成農業社的生產指標。在全體社員大會上，社員們要求社委會將每畝小麥平均300斤的生產指標改成400—500斤。為了進一步保證全年小麥的大丰收和達到生產指標，在封凍前又掀起了澆小麥的忘我勞動。全隊社員百分之百地出勤，甚至还利用晚間，點着燈上班，不到一週時間，把所有小麥全部澆完。由於社員們的積極勞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績，社委會決定分別授予四隊和六隊二、三等獎和模範隊的稱號。在於1957年12月27日的評優大會上，四隊隊長趙連營教友被評為一等模範隊長，並得到獎金；另外有兩位女教友也分別得了二等和三等獎。（孫兆文）

貫徹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精神 積極開展社會主義學習

天津市社會主義學習獲得巨大勝利 天津教區的反動陣線已被沖垮

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閉幕後，天津市神長教友即歡欣鼓舞地準備開展傳達的活動，以深入地貫徹全國會議的決議精神。但教會內的反動分子對全國會議及天津市傳達工作進行了瘋狂的破壞。天津教區宗座總理趙振亞，在參加全國會議期間，對大會的決議舉手表示贊成；但返津不久，即暴露了他的反動面目，全部推翻全國會議的決議，公開在西開總堂作“明補贖”，並蠱惑教友必須執行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路線。在趙振亞的反動影響下，天津教區內的反動分子紛紛蠢動，十分囂張，結成了一道反動陣線，造成了一時的烏煙瘴氣。

多數的愛國神長及教友對這一小撮反動分子報以極大的憤慨，踊躍地奮起粉碎這一反動陣線。天津市神長、教友積極展開了社會主義學

習。從1957年9月開始，以座談會的方式，反復地、充分地討論了中國天主教會與羅馬教廷的關係問題，經過為期兩個月的擺事實、講道理的大辯論，與會的神長、教友都澄清了混亂思想，辨明了大是大非，認清了我們與羅馬教廷的關係問題是一場政治上兩條道路的鬥爭，堅決反對羅馬教廷強加於我們頭上的反動政治路線；一致認為全國會議所作出的決議是正確的，中國天主教會必須與羅馬教廷斷絕政治上、經濟上的關係，並堅決反對羅馬教廷利用宗教形式所進行的政治陰謀活動，中國天主教會必須走獨立自辦的道路。座談會中還反復地討論了羅馬教廷無理否認上海代主教張士琅的問題。神長、教友們都認識到羅馬教廷對張士琅代主教所採取的措施，是以宗教形式來達

到其干涉我国内政的政治目的，同时教廷不顾上海十四万教友的利益，授特权予所谓“和平通功”者，也是破坏了上海教区的教务，因此罗马教廷的命令是无效的，一致表示坚决支持張士琅代主教。座谈会透彻地解决了神长、教友们的思想问题，使得他们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并从而更坚定了人民立场。在座谈会中也开始联系到天津教区的许多问题，揭露了许多反动分子的丑恶面目，使天津教区的反动阵线完全暴露出来，并陷于孤立地位。

此时，反动分子何蘭化（西开总堂付堂）竟又丧心病狂地发动了进攻。他在去年12月初在西开总堂以讲道为名，进行攻击诬蔑全国会议的反动宣传。他提出“一切必须服从教宗”，并威胁爱国教友不得反对罗马教廷的反动命令；他歪曲圣经，举出阿纳尼亚斯的例子恐吓教友说不服从教廷的反动命令就被“罚死”。反动分子何蘭化的疯狂进攻，激起了全体神长及广大教友的愤怒，从12月初展开了声讨反动分子何蘭化的斗争。从揭发的大量材料说明了何蘭化是帝国主义的忠实爪牙，一贯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动。1952年帝国主义分子夏雨田在

被政府驱逐前，曾给予何蘭化坚持进行反对政府、破坏爱国运动的破坏活动的秘密指示。几年来何蘭化执行帝国主义分子所布置的任务，笼络了一批反动分子，暗中进行许多造谣破坏活动；散布“参加爱国会的人都是魔鬼”，打击辱骂爱国神长及教友是“假基利斯督”，是“茹达斯”。更恶毒的是何蘭化竟以不给办神功的手段，迫害爱国教友，何还会与赵振亚密谋企图“绝罚”爱国会。何蘭化还勾结“公青分子”进行秘密活动。何蘭化为了进行反动活动，更严重的是他利用圣事为掩护，如在办神功时向教友灌输反动思想，为反动分子举行所谓“特别避静”；利用讲道破坏国家政策及历次政治运动等等。反动分子何蘭化的种种破坏活动，是受到天津教区宗座总理赵振亚的支持的，因此也揭发了赵振亚的大量的反动言行。对赵振亚所揭发出的材料更令人触目惊心。赵振亚一贯地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解放前赵振亚曾积极支持帝国主义分子雷震远组织的反动组织“民众建国协进会”，支持反革命分子刘益民（现判死刑缓刑）组织反共武装部队；解放后多次窝藏、资助反

革命分子；1951年爱国运动兴起后，他曾啣帝国主义分子文贵宾之命，去南京与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密謀进行破坏活动，又到上海、徐州、北京等地与陈哲敏、龔品梅等串通进行破坏活动；并百般阻撓破坏津市爱国神长、教友参加反帝爱国斗争。他还多次与被驅逐的帝国主义分子秘密联系，向国外密报爱国运动的情况，并与教内的反革命分子多次傳遞来自国外的秘密反动文件，密謀反抗政府，破坏爱国运动的活动；1955年他曾阴謀企图“絕罰”爱国会。几年来，赵振亞一貫支持反动分子进行破坏活动，并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打击、排斥爱国神长。赵还經常散布謠言，

破坏国家政策及历次政治运动。这些反动罪狀被揭发后，引起神长、教友的公憤，斗志非常旺盛，迫使过去追随赵振亞、何蘭化的一些反动分子，也不得不紛紛表示繳械投降，并起来揭发他們的罪行。在浩大的斗争声势下，赵振亞已陷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

經過这一阶段的斗争，迫使何蘭化在理屈詞穷、瞠目不知所答的情况下，不得不低头認罪；赵振亞亦初步地交代了自己的罪惡活动，并在西开总堂当众收回过去他所作“明补贖”，承認了过去这一举动的錯誤。至此，天津教区的反动陣綫已被冲垮。目前，斗争正朝着获得全胜而繼續深入开展中。

成都市舉行教友代表會議

通過重要決議並改選了市愛國會委員會

繼中国天主教友成都教区代表會議之后，成都市天主教代表會議于1957年12月18日到23日在成都市平安桥天主堂內举行。出席原成都教区代表會議的溫江、綿阳两个專区的代表也应邀参加了會議。

这次會議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傳達全国及四川省天

主教友代表會議的精神，总结成都市天主教友爱国会几年来的工作和确定今后的工作任务，改选成都市天主教友爱国会委员会。

會議本着爱国爱教和团结的精神，对代表中少数丧失民族气节，甘受帝国主义利用，至今仍然堅持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

子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斗争。

这些右派分子在成都教区代表会预备会议期间嚣张一时，疯狂地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仇视新社会；极力攻击党的各项重大政策措施，诋毁肃反政策，公开为反革命分子翻案；诬蔑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捏造事实攻击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这些右派分子还公开为梵蒂冈的反动面目辩护，攻击党的宗教政策和中国天主教友的反帝爱国运动，反对中国天主教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代表们对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政治立场表示极大的愤怒，他们在会上与右派分子面对面地进行了激烈辩论。许多代表以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秩序的安定，驳斥了右派分子的无耻谰言。并义正词严地驳斥了这些右派分子丧失民族气节、奴颜婢膝地为反动透顶的梵蒂冈辩护的罪恶行为。代表们在发言中一致指出：爱国是教友的神圣职责，爱国爱教是一致的，爱国的教友应该和全国人民一起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热爱祖国，维护世界和平。还指出：梵蒂冈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

爱国的教友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同梵蒂冈彻底地割断关系，彻底地改变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带给中国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坚决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反复进行争辩以后，右派分子们都已理屈词穷，不得不缴械投降，低头认罪，表示愿意重新作人。

会议在21日下午开始讨论反帝爱国运动的工作，由成都教区副主教唐俊作了“关于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及四川省天主教友代表会议的精神”的传达报告，副主教李道揆作了“成都市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情况及今后任务”的报告。通过大会和小组讨论，与会代表再次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对中国天主教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有了坚定的信念，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一致表示：要继续深入开展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带领全体神长、教友坚决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

会议在23日下午举行了闭幕式，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致通

过了“成都市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和“成都市天主教友爱国會章程”，选出了李熙亭、李道揆、周佩芳等35个主教、神长、教友，組成成都市天主教友爱国會第二届委员会。

廈門市教友代表會議閉幕

廈門市天主教第二届第二次教友代表會議，于1957年12月5日至21日在廈門召开。出席这次會議的代表和特邀代表共有56人，其中有神父2人，修女10人。

在會議召开以前，举行了三天預备會議。中共廈門市委统战部施耀部长应邀到会作了目前形势和进行社会主义学习的动員报告。代表們还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并进行了討論。

會議听取了关于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內容、決議以及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福建省传达会的情况的传达报告。出席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代表、廈門教区代理主教黃子玉在会上作了“中国天主教必須走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的发言。黃子玉代主教在发言中說明中国天主教在解放前是被帝国主义利用作为統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解放后梵蒂岡仍利用天主教进行破坏新

中国的政治陰謀，所以中国天主教必須走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要办好教会，今后在人事方面要独立自主，中国教会要由爱国爱教的神职人員来办；在政治、經濟方面要割断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建立独立自主的經濟基础。黃代主教說：中国天主教会与教友要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和維護国家的独立、尊严出发；要站在爱国立場上来考虑中国天主教和梵蒂岡的关系問題。

在传达报告以后，代表分为三个小組进行討論。并举行一天多的大会发言，在会上发言的有神父、修女、教友共49人。

通过十几天的會議，代表們对天主教友走社会主义道路問題、反帝爱国問題、宗教界肃反問題以及中国天主教和羅馬教廷的关系問題、中国天主教走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問題等进行了詳細的討論，并取得了一致的認識。同时會議还本着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对代

表中少数离开社会主义原则和反帝爱国精神的错误言行，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提高了代表们的觉悟。

21日上午，市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处王德法处长作了关于宗教政策的讲话；下午举行闭幕式，市爱国会主任黄昭璜代表主席团向大会作会议总结报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厦门市天主教第二届第二次教友代表会议的决议”。决议指出，解放后，神长教友和全国人民一样过着幸福生活，信仰、宗教生活受到保护与尊重，教友衷心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决议叙述了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遭受到罗马教廷无理干涉和打击时说：罗马教廷一贯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服务；它一面承认台湾蒋介石集团，并派了被我国驱逐出境的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驻在台湾，继续进行破坏新中国的阴谋活动；另一面不断地对我国各教区发出煽动神长教友反对人民政府、破坏反帝爱国运动的“通谕”和“命令”。决议说：为了祖国和六亿人民的利益，为了教会的前途，中国天主教必须实行独立自主，教会由爱国神长教友来办。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

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和罗马教廷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但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割断和罗马教廷的关系，坚决反对罗马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破坏我们神长教友正义的反帝爱国运动的任何阴谋活动。

会议还通过了“拥护和支持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对罗马教廷否认上海教区合法代理主教张士琅的抗议的决议”。决议中说：上海教区依法选举张士琅为代理主教是合乎法典规定和教区的利益的。罗马教廷无理剥夺了上海教区合法权利的“命令”是错误的，是无效的，我们决不能接受；我们坚决支持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对罗马教廷提出的严正抗议。

在闭幕式上，中共市委统战部董厚英付部长、政协厦门市委会许祖义付主席应邀讲话。他们祝贺大会胜利闭幕，并向代表提出了希望。

大会最后由主席团执行主席、厦门天主堂郑世光神父致闭幕词。他希望代表们把这次会议的精神带到每个教友中去。（苏明同）

福州市傳達會勝利閉幕

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福州市傳達會（包括福清、永泰兩县），于1957年12月2日至1958年1月8日在福州市举行。出席这次會議的有代理主教、付主教、神父、修生、修女、傳道員、教友等共137人。

与会的代表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問題”的講話，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务院习仲勳秘書長在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以及出席全國會議的代表們的傳達報告。

會議中，代表們熱烈地討論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帝爱国、宗教界肃反、中国天主教同羅馬教廷的关系等重大問題。絕大多數代表在討論中一致表示願在共产党領導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热爱祖国和維護世界和平。大家都一致認為羅馬教廷有反动政治的一面，是美帝国主义侵略工具，我們与它一定要彻底割断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切联系。但是，會議期間有极少数人在会上公开地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为羅馬教廷反动政治路綫作辯护。右

派分子刘必約（中选天主堂神父）叫囂說：“共产党不民主，人民代表选举都是共产党事先指定的，都是共产党的代表”；“任何一个新上野的政党，最初都比较好，国民党最初不是也很好嗎？假使没有共产党，国民党是不会那么快垮台的。国民党統治时的社会混乱、罢工、罢課，都是共产党搞的”。他又反对全國會議的決議，他荒謬地說：“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規上服从教宗是異端，独立自主是裂教”等等。

代表們对于右派分子这种反动謬論表示极大憤怒，并且对于这些謬論加以严厉的駁斥。福州教区代理主教林泉、付主教徐子暉、福建联合修院付院长徐忍成、蒼霞洲天主堂李晉網神父等43位代表，在发言中都一致指出：中国天主教会一定要擺脫在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帶給中国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在不違反祖国的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同羅馬教廷保持純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規上服从教宗，这根本不是什么“裂教”。林泉代理主教說：“我們中

国教会独立自主合乎教会的精神，在1946年我国圣统制已经成立了，我们中国教区已经由传教区成了正式的教区，中国主教是用自己的职权来管理教区。”徐子暉付主教还引用教律说明上海教区为了十多万教友的利益，选举張士琅为代理主教是完全合法的，羅馬教廷无理否認張士琅代主教，是侵犯上海教区神长、教友的利益，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教廷这种作法是利用宗教来达到政治目的，我们提出抗議是完全合理的。”福清县天主堂神父馮孝欽說：“我们独立自主是我们中国教会应有的权利，我们是要中国神长、教友来自办教会，并没有曲改聖經、教义、教規，也没有割断与教廷純宗教的关系。”沃尾老天主堂赵魁神父說：“爱国是天主的誠命，也是每个公民的神圣职责，爱国不但沒有罪而且有功。”許多代表在发言中还用具体事实駁斥了刘必約誣蔑“共产党选举不民主，旧社会罢工、罢課混乱現象，都是共产党搞的”等反动言論。右派分子在大家摆事实，講道理，反复进行爭辯以后，已詞穷理屈，完全陷于孤立。

會議期間，还邀請福州市人民

委员会办公室陈坚石主任、中共福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仲容、福州市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傅一行处长等到会講話。

代表們在討論中都热烈地、認真地爭辯問題，都真正貫徹了摆事实、講道理的精神，还写了238張大字报，对于錯誤的言論都进行了彻底的駁斥和严厉的批判。

在8日的閉幕会上，大会秘書长、福州市天主教友爱国会主任苏梧作了會議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強調說：教友是中国人民的一分子，因此必須站穩人民立場，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社会主义道路，彻底与羅馬教廷割断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关系，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和教友自办教会；还号召全体神长，教友必須坚决同右派分子划清敌我界限。

最后，出席會議的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拥护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福州市传达会決議和抗議羅馬教廷否認上海教区代理主教張士琅的決議。传达会就在胜利气氛中結束。

（李翼文）

★ ★ ★

河南信陽市社會主義學習勝利結束

信陽市天主教友愛國會本着貫徹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精神，進一步開展反帝愛國運動，組織了社會主義學習。學習於1957年8月26日起至12月17日止，共學習了110天。參加學習的成員有修士、修女、教友共66人。他們來自機關、學校、醫院、工廠、企業、街道等各方面。參加學習的教友，自始至終精神飽滿。

學習開始之初，聽取了“目前國內形勢的報告”，愛國會負責人介紹了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精神。結合着學習了有關文件；重點突出地討論了共產黨領導問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問題、愛國愛教一致的問題，與羅馬教廷的關係等問題。在討論這些問題時，開展了大鳴大放。鳴放中絕大多數的教友本着幫助黨整風改進工作的精神，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意見；但也有少

數反動分子借此大鳴大放之機，猖狂地攻擊了黨，攻擊了社會主義制度，攻擊了愛國會，替教廷的反動政治陰謀作辯護。絕大多數的愛國愛教教友，能站穩立場，解除顧慮地對壞人壞事開展揭發，對反動言論開展說理鬥爭。辯論中共貼出了大字報漫畫250餘張，使大辯論達到了高潮。由於堅持說理鬥爭，通過擺事實，講道理，最頑強的反動分子在教友們面前也不得不低頭認罪，下定決心重新作人。

通過這次學習，批判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道路，確定了堅決擁護共產黨，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認清了羅馬教廷的反動政治面目；明確的愛國愛教的一致性。最後，參加學習的人一致表示今後仍要好好学习，要以實際行動為建設幸福美好的社會主義社會而貢獻一切。（楊在山）

南通專區召開天主教人士座談會

傳達和貫徹江蘇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

自江蘇省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勝利閉幕，江蘇省天主教友愛國會宣

告成立以後，南通專區為了深入傳達並貫徹這次會議的決議和精神，

进一步提高神长教友的社会主义觉悟，并帮助党和政府进行整风，特于1月9日召开南通专区天主教人士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海门教区付主教1人，神父22人，修女22人，教友代表26人，共71人。到会的都以兴奋愉快的心情，如期出席这次会议。

会议开始时，通过民主方式成立了学习委员会，领导会务。由钱惠民付主教任主任委员；沈哲明教友，季景堯、朱士奎神父任付主任委员。

会议自1月6日至10日先后听取了中共南通地委统战部姚部长及南通专署郭付专员的动员报告。他们对这次学习作了重要指示，要求到会的人集中意志，认真负责，开好这次会议；并打消一切顾虑，大胆地彻底地鸣放，来帮助各级干部整风。会上还听取了钱付主教及沈哲明教友传达江苏省天主教友代表会议的情况和决议。代表们对以上报告及传达展开了热烈的漫谈讨论。漫谈中大家一致拥护郭付专员和姚部长的报告，决心自觉积极地以全副精神开好这次会议，在省代

表会议的胜利的基础上，继续争取学习上的巨大丰收；进一步靠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以乘风破浪的精神，迎接1958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推动海门教区的反帝爱国运动向前大跃进。

会议自10日起进入了大鸣大放阶段。到会的人都能打破顾虑，首先就国家政治生活及各项政策，特别是宗教政策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始向各级领导提出意见和要求。除在小组座谈会上热烈鸣放外，还踊跃地写大字报，第一天（10日）下午就出了144张，现在鸣放正在热烈展开。

会议一开始，省宗教事务局陆恂如局长即亲自蒞临指导。省天主教友爱国会秘书长汪皓教友，付秘书长杨郟德神父，也赶来参加深入指导，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

会议时间预计一个月。深信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省爱国会的热心指导以及全体代表们的一致努力下，这次会议必将获得重大的成就。（徐彦伦）

汕頭舉辦社會主義教育學習班

正当全国各阶层人民热烈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际，汕头专区

和汕头市宗教事务部门于去年12月13日举办了专区天主教友社会主义

教育学习班。参加这次学习的有汕头专区（包括汕头、嘉应两教区）16个县（市）的天主教友104人，经过了22天的学习，已于1月3日结束。

学习班开始，首由汕头专署张付专员作动员报告。教友们经过了漫谈讨论，明确了政府此次举办学习班的意义与目的，是提高教友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帮助教友过好社会主义关；并解除了学习上种种不必要的思想顾虑，从而坚定了学习信心，纷纷写了决心书，表示要安心和认真学习。廿余天来，全班教友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及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的有关文件，并由汕头市爱国会黄若磐主任传达了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的情况、主要精神及决议。教友们经过热烈讨论和争辩，提高了思想觉悟，对于两条道路问题、反帝爱国问题、中国天主教会与罗马教廷的关系问题、中国天主教会独立自主问题等，基本上已取得了一致的认识。

教友们经过对比，认识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天主教友必须坚决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天主教友必须爱共产党领

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同时认识爱国必须反帝，反帝是爱国具体表现，爱国爱教是一致的、并重的，在一定条件下，爱国必须先于爱教；对教廷的反动政治面目，也认识了它是走帝国主义政治路线，一贯勾结法西斯德、意、日及美帝国主义，进行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为帝国主义作侵略工具。解放后，特别是针对去年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的召开，教廷更疯狂地滥用神权，打击和破坏中国天主教友的反帝爱国运动，企图继续控制和支配中国天主教会，使其仍处于半殖民地的状态。因此中国天主教会必须与教廷彻底割断政治与经济的一切联系，必须坚决走独立自主的道路，由中国天主教神长教友来办好自己的教会，而与教廷保持纯宗教上的联系，在当信当行的教规教义上，仍然服从教宗的领导。

但是，汕头市个别反动神职人员，利用神权，用停圣事来威胁和打击教友参加学习，迫使教友退出学习班。他们这种破坏行为，激起了教友们无比的愤慨，纷纷表示要坚决站稳人民立场，更积极学习，并建议组织教友向反动分子展开说

理斗争。

最后，学习班全体教友，在思想認識提高的基础上，一致通过了拥护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的決議信，通过了支持上海教区張士琅代理主教的合法地位信，通过了支持

广州市爱国神长教友向反动分子邓以明展开說理斗争的正义行为信，通过了給汕头专区天主教神长教友的公开信，号召神长教友們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海天）

貴陽市神長教友開始社會主義學習

貴陽市爱国会于1月3日召开常委（扩大）會議。貴陽总主教区邓汲謙代理总主教、各堂口本堂神父和男女修院負責人应邀参加了會議。

會議一致認為，根据全民整风运动的发展，根据全国爱国会的決定和全市神长教友的迫切要求，有必要在全国的和省的會議胜利結束的基础上，遵循上述两个會議的精神，組織全市神长教友深入更具体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学习，更广泛地向全市教友傳達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和省天主教人士座談会的決議和精神。

會議決定，学习的方式和要求分成兩方面：全体神长修士修女进行为期約两个月的社会主义学习。每主日学习三至四次，每次学习三至四小时。要求切实解决社会主义

立場。就兩条道路，共产党的領導、反帝爱国、中国天主教与羅馬教廷的关系、独立自办教会、肃反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七个問題，作更深透更細致的学习。要求在学习中要敞開思想，大胆提出問題，展开辯論，明辨大是大非。对广大教友，决定于1月5日举行一次傳達报告会，就中国天主教友代表會議和貴州省天主教人士座談会时決議和精神，向全市教友集中地、系統地进行一次傳達。此后，利用原有的学习講座每周举行一次專題报告会，仍就決議中所提到的問題，逐一作專題报告和討論。要求做到家喻戶曉，人人明白，基本上弄清決議的精神實質，从而鼓舞教友們爱国爱教的热情，积极参加祖國的社会主义建設事业。

（頌是）

我的檢討

內蒙集寧教區主教 樊恒安

我自解放以來，一直站在梵蒂岡的反動政治立場上，堅持了反蘇、反共、反人民的政治路線。因此，我對國家和人民是有許多罪惡的，但是國家還是寬大了，讓我有學習的機會。這次經過了兩個月的學習，通過大家的幫助，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和中國天主教會與梵蒂岡的關係問題上得到了一個明確的認識，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現在對我過去所犯的錯誤進行如下檢查：

我對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曾經故意說成是“為外賓來觀光”，這是惡意抹煞社會主義建設的意義，誣蔑共產黨為人民謀福利的建設是虛偽的。這是由於我站在反共的立場上觀察新中國的事物，才發出了這樣的謔言。我還說過：“鄉村里破爛，政府不管”，事實上解放後的鄉村與解放前比較是誰都能看出已大大的變了樣子；況且國家的建設是有步驟的，城市與鄉村的建設

是互相適應的，而我所以要這樣說是有意引起農民對政府的不滿，以達到我的反共目的。遠在土地改革時我就說過：“一般地主都是勞動起家，分了他們的財產是不應該的”，這完全是給地主撐腰，來模糊貧雇農的階級意識，是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另一種表現。

由於我反動的立場，很容易在思想上同右派分子王國興起了共鳴。當右派分子王國興對曹亮神父進行誣蔑、誹謗時，我也為他的愛國、靠近政府的行動不滿，同樣用否認職權來打擊他。在去年2月底教區成立愛國會的時候，我積極支持反動小集團的陰謀，將反動的王國興、高益謙分別當了愛國會的委員和付主任，這說明了我不願意叫愛國會起愛國主義的作用，而是把反動的神父插了進去，有意阻止反帝愛國運動。中國天主教友代表會議決議發表後，我和小集團的神父們認為這是走上裂教的道路，

因此我除了自己不学习外，还影响别人也不学习，并声明要退出爱国会，不能接受全国爱国会的决议，这样助长了小集团的反动气焰，使全区的神父走了梵蒂冈的政治路线，这说明了我在反帝爱国的問題上是一直采取反抗的态度。另外在整顿修女会問題上，我完全同意了反动小集团分子所拟出的规定，给修女們在工作上制造了許多障碍，致使他們不便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也充分反映了我的反社会主义思想。

经过这次学习，我已經清醒过来，認清了梵蒂冈的政治面貌，它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場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和我們是不相容的。因此今后我們应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分析梵蒂冈的命令，凡是純教义的

我們絕對服从；凡是不利于我們社会主义建設的，我們絕不能服从，这样做是合理的，决不是什么背教或裂教。爱国是天主的命令，所以爱国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我們要与梵蒂冈在政治上、經濟上割断一切关系，在純宗教的关系上，要摆脱殖民主义的形式，为能使我們中国天主教会今后走上独立自办的途徑，我們这样做不但维护了我們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而且也純化了教会。过去我因为走了梵蒂冈的政治路线，犯了好多錯誤，今后我决心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更要进一步通过学习，提高自己，使我更觉悟到唯有共产党的領導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我們的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

（轉載本年1月9日內蒙古日报）

本刊啓事

(1) 本期因稿挤，“耶穌傳”暫停。

(2) 更正 上期(1958年第2期)本刊第6頁左欄文倒数第11行及第7頁右欄文倒数第10行“祈禱附意”均应为“祈禱总附意”；第13頁左欄第7行“思国”应为“爱国”；右欄文倒数第10行“宗教”应为“宗徒”；63頁左文欄第6行“各营口”应为“各堂口”。特此更正。

金蘋果



· 一句話說得適宜，就如銀盤中的金蘋果。 ——箴言：XXV 11。

只是爲了不受欺侮

· 志 和 ·

国务院习仲勋秘书长在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不受人欺侮，也不欺侮人，新中国的宗教也应该如此。”虽然寥寥数语，却把中国天主教的前途给明确地指了出来。

我们要求与罗马教廷割断政治、经济上的联系，为了什么？不过是为了不受人欺侮而已；我们要求中国天主教会实行独立自主，为了什么？也不过是为了不受人欺侮而已；我们抗议教廷无理否认张士琅代主教，又是为了什么？也不过是为了不受了欺侮而已！

过去帝国主义分子仗势欺人，奴役中国神长教友。许多人身受其苦，所以体会甚深，也容易感到忿慨。今天，教廷仗势（仗美帝国主义之势和它本身的宗教权威）欺

人，比教内帝国主义的所作所为严重何止千百倍，但因它处处打着宗教的幌子，以“维护教会”为借口，所以就迷惑了一部分人。

须知欺侮人不一定是拳打脚踢，也不一定是恶言恶语。拳打脚踢和恶言恶语，因其明显，倒容易被别人识破。不容易被别人识破的是口蜜腹剑之流；表面上对你关怀备至，好像是唯恐你丢了灵魂似的，而在暗地里却给你一剂毒药，使你违反天主的诫命，丧失了灵魂仍不理睬。教廷今天所做的正是这种阴险毒辣的勾当。

中国天主教会不想欺侮人，不想象帝国主义分子那样以宗教为掩饰协助他们的政府进行侵略，但也决不受人欺侮。任凭你是谁，是神父也好，主教也好，教宗也好，只

要他想把我們当成进行反动政治活动的工具。我們是决不容忍的。

这事实說明了什么？說明教廷虽然口头上也以教友的灵魂为念，但为了达到它的反动政治目的，它是不管教友的灵魂的；說明教廷認共产党要“消灭宗教”，但为了达到它的反动政治目的，它是不惜使中国教会陷于絕境的；說明只要你反对它的反动政治路綫，它就利用

它的权威来打击你，“惩罚”你！

羅馬教廷的反动政治立場是死硬的。它忠心耿耿地为企图称霸世界的美帝国主义服务，毫不动摇。除非你跟它站在同一的立場上，它就利用各种方式来迫害、打击，甚至置教友的灵魂于不顾。这是我們每个教友經過这次辨明大是大非的社会主义学习，应该深刻体会到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雜 詠 四 首

· 王恩賢 ·

(一)

社会主义制度好，
工业农业生产高。
优越不是空口話，
事实决不爽分毫。

(二)

社会主义人几何？
九亿又加九千多。
精誠团结金湯固，
好战分子可奈何！

(三)

和平宣言天下响，
福星高照放光芒。
“领导地位”今破产，
东风定比西风强！

(四)

弭战裁軍大势趋，
苏联首倡举义旗。
願求天下太平久，
人人共享幸福兮。

來 函 照 登

广揚半月刊負責同志：

貴刊使我在爱国爱教及一切正义行动中得益不淺。在这年終时，为了致謝和你們的神圣工作，特在本月27日(Festum Sti Joannis Ap.)献祭一台，以表微意。(下略)恭祝
聖誕佳节新年順利

黃乐天

甘肃省天水县渭南鎮天主堂

1957. 12. 18.

教廷與美帝國主義相勾結

支持蔣介石發動內戰

• 本刊資料室輯 •

羅馬教廷
的反動
政治面目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教廷對中國的政策是：與美帝國主義相勾結，支持蔣介石賣國集團發動反人民的內戰；辦法是：命令中國天主教會與蔣介石賣國集團實行所謂“政教合作”。

1945年9月，美國紐約總主教斯培爾曼曾飛到重慶和蔣介石見面，兜售“美援”，進行收買中國主權的活動。1946年，中國首任樞機主教田耕莘到梵蒂岡後，教宗比約12世曾與他多次面談中國問題；田耕莘回國後，即根據教廷的指示，展開了一系列的反動活動。他在這一年的6月間，在青島接見美國合眾社的記者時，即叫囂第三次世界大戰，說：“深知新的世界大戰，決難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若立刻發生，或於不遠之將來發

生，則較遲遲發生，可減少不少死亡，避免不少破壞。”7月1日在北京廣播時說，他回國後在南京見到蔣介石，“他在百忙中接見我，我們對於‘政教合作’談了很多”；並號召“愛他們的祖國（按：指愛蔣介石政權），擁護他們的元首（按：指擁護蔣介石）”。

1946年7月7日，在蔣介石集團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後不久，中共中央發表“七七”九周年宣言，呼喚無例外、無條件、無限期地停止衝突，停止運兵，停止建築工事，停止征兵。就在同一天，田耕莘在北京發表廣播說，“合法的政府，所取平定叛亂的軍事行動，或合理的革命軍事行動，天主教都不反對。”在田耕莘的這個反動廣播發表後五天，蔣軍50萬在安徽來安

至江苏南通数百里战线上，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

1946年11月，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在南京召开违反旧政协决议的伪国民大会，以通过反动独裁的伪宪法。战犯于斌参加了这次大会，并担任了主席团。

同年12月，教廷派黎培里来到中国。他到中国后，在“致中国各教区领袖公函”中，称赞蒋介石为“很贤明的领袖”；并借巡阅教务为名，到各处进行反动活动。他号召教友“集中力量与政府密切联系”。

1947年2月，有化名“土木公子”的人，在益世周刊上发表“寇深矣，同志！”一文，号召组织天主教政党，来跟共产党作斗争。6月15日，在南京的天主教文化协进会举行的座谈会上，于斌的副主教牛若望主持讨论“天主教与政党”，牛若望说：“……现在已面临严重的教难时期，我们当然不应坐以待斃，应该起来，团结、奋斗，与敌人作殊死战！”不久，在江苏省松江县果然出现了一个“中国公教党”。

1947年下半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全面反攻，蒋军节节败退。

7月15日，战犯于斌在北京召集“天主教文化协进会北平分会”全体会员训话，说“目前我国危难，已到最严重的关头”，“天主教处在今日，使命更为重大”，号召教友“动员起来，与恶势力奋斗，向邪说攻击”。

同年7月间，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魏德迈来华协助蒋介石进行内战。魏德迈到南京第二天，即与于斌进行会谈。于斌建议魏德迈到东北去进行活动。后来魏德迈又与田耕莘晤谈，计议进行反共活动。

同年9月，美国驻蒋政权大使司徒雷登与于斌共同发起所谓“全国基督教联合运动”，内容是“天主教须与基督教徒联合起来，共同负起建国责任”。田耕莘表示赞同，说“在工作上吾人须取法基督教徒。”（指基督教直接在美帝国主义控制下进行反共活动）

同年10年，于斌飞往美国为蒋介石乞求“美援”。他在10月8日抵达旧金山时，向美国联合社记者说：“中国并无内战，系苏联与中国之战，亦即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之战；惟政府军（按：指蒋军）并未获得美国大量之援助。”11月3日他在美国费城教堂弥撒中讲道时

說：“中国国内战争，并非内战，实乃抵抗一个共产国际集团之战争”；“中国目前所急需的，乃改进美国人士对中国人士对中国之谅解”。不久，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大笔军事援蒋款子。

同年12月間，田耕莘在北京輔仁大学发表演說，要求教友参加蒋介石集团的“大选”，說“我們都应参加此次选举，这是我們的責任”。同时，上海教区主教、帝国主义分子惠济良在上海公教进行总会的會議上，为竞选伪国大代表的陆英耕擲腰，布置各堂神父在弥撒中講道时为陆宣傳。

同年圣诞节，教宗比約12世发表祝辞，其中說：“欧洲及全世界，尤其滿被創伤的中国，距离真正的和平与复兴（意即蒋介石統治的巩固），較前益見遙远。”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在聖誕祝詞中也說：“美丽的山河，各处燃燒着叛逆真理、危害国家民族的烽火。”为蒋介石的失利作哀鳴。因此，在1948年的“祈禱宗意”中，便出現“耶穌圣心，悬賜中国免受共匪破坏”这样的假借宗教为名的反动政治宣傳了。

1948年2月18日，田耕莘向美

国联合社記者发表談話，說：“美国如欲协助中国防止共产主义之蔓延，必須尽量援助中央政府。涓涓之水，有不如无。”

同年2月間，在美国駐蒋政权大使馆秘書麦尔毕的策划下，黎培里召开了公教教育會議和天主教福利會議。在會議期間，麦尔毕肆无忌憚地公开講話，說“当前的要务是如何打倒共产主义”，“不但在政治軍事上努力，尤其要在文化教育方面努力。”反革命分子龔品梅則在会上說：“期望政府至少委托我們彻底相反共产主义的公教，得以主办师范学校。”

同年4月，田耕莘在南京向香港“公教报”記者发表談話，支持李宗仁竞选付总统；并号召“中国天主教徒贊成彼之意見，对李將軍参加竞选，一致支援”。

同年6月，斯塔尔曼再度来华进行活动。6月6日晚間，斯塔尔曼在伪北平市长何思源的酒会上，說“中共为惡魔化身”，并認為“美国必須援助中国戡乱”。

同年12月間，于斌往梵蒂岡見教宗比約12世，“报告中国戡乱中在共党进攻下之天主教情勢”；然后又由梵蒂岡飞往美国，“向美国

天主教徒呼吁援助”。教廷在听取于斌的报告后不久，即命令中国各教区大修院撤退，小修院尽可能撤退，神职人员中“少数有特殊危险者”（即反动分子）也可以撤退。同时，斯塔尔曼致电菲律宾总统季里诺，要求他准许从中国撤退的修生入境。

1949年3月，南京教区总经理、美国特务毛振翔向美国联合社记者发表谈话，要求美国政府“不承认一个被共党所控制的‘中国政府’”；并要求美国“允许陈纳德将军重组其‘飞虎队’，并给于少许之旧轰炸机，以摧毁共党之军事据点。”

除此以外，在中国大陆解放以前，在教廷的指使和战犯于斌及教内帝国主义分子等的直接指挥下，中国天主教内出现了许多反动的武装活动。1946年，山东“民众救国团”分子孙慕圣（神父）勾结了蒋匪历县长岳柏芬在历城一带掩藏在天主教内的地主恶霸，组织“武装工作队”30余人，向蒋匪军济南防守司令部领取武器，后改名“还乡团”，随蒋匪泰安流亡政府去泰安、新泰、莱芜一带组织武装“还乡”，经常袭击解放区。同年12

月，在张家口的崇礼的逃亡地主和反动分子，组成了反动“自卫队”和“还乡自卫队”，利用当地天主堂为据点，抵抗解放崇礼的解放军。1948年8月，帝国主义分子雷震远组织的“公教青年报国团”与蒋匪军勾结，指示蒋军飞机滥炸平山、石家庄、灵寿等地，死伤群众130多人。10月，北京教区神父李志仁、曹立珊等，在蒋匪军华北总部协助下，组织了教友1200余人的武装，开到天津编为蒋匪“第104军第326师的第978团”，驻扎天津西营门一带，在11月间与人民解放军对抗。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罗马教廷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与美帝国主义相勾结，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这些活动，有的是通过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有的则是通过由教廷在战后新祝圣的枢机主教田耕莘，有的则是通过臭名昭著的战犯于斌等人进行的。这就无可置辩地证明，罗马教廷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处心积虑，已非一日；同时它的这些反动政治活动，丝毫不是因为任何宗教上的原因，而完全是由于它的反动政治立场所致。

通 十 功 新 亡 者

安	類	思	神	父	(67岁, 河北邯鄲人)
趙	若	望			(56岁, 河南洛陽人)
楊	伯	多	祿		(71岁, 江苏揚州人)
王	瑪	利	亞		(58岁, 甘肃涇川人)
張	瑪	爾	大		(69岁, 江苏安吉人)
李	若	瑟			(65岁, 安徽广德人)

周 年

戴	若	翰			周	瑪	利	亞
丁	伯	多	祿		徐	方	濟	各
王	若	瑟			張	瑪	利	亞
董	達	陡						

請衆信友

爲彼祈求



德國柏林市的一座古老的教堂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